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字二

六書倉頡已備其名至周始定

或問六書自倉頡已備乎曰據自敘繹之倉頡已備但其名則至周始定上言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是倉頡有指事象形下言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其後也者或卽指倉頡則并有形聲又言著于竹帛謂之書昭十二年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疏引偽孔書敘

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
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周禮外史掌三皇
五帝之書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疏云三墳
三皇時書五典五帝之典則倉頡已有書籍所造字已
多既有形聲亦必有會意轉注假借原爲字少而設疑
倉頡亦當有六書殆已備乎其名則未有又言迄五帝
三王之世攷易殊體愚謂敍言改易其實兼有增多此
下方言周禮保氏云云則許意明以六書至周始定意
者自黃帝至周文武文字孳乳大備而周公始定此名
蓋倉頡非先立此六書名目方造字乃造成已久後人

追定其名也

鶴壽案先生謂六書倉頡已備則是謂其名至周始定則非造字必始于一二三此

蓋依庖犧畫乾坤二卦爲之黃帝臣隸首作算數即用

此一二三字推衍之是指事已備也然指天之高而造

上字指地之低而造下字不卽名之曰指事而何次造

水火等字庖犧畫坎離二卦坎以象水離以象火略具

形模至倉頡則造火以象南方之行炎而上造水以象

北方之行衆水竝流中有微陽之氣是象邦已備也然

象日之實而造日字象月之闕而造月字不卽名之曰

象形而何次造風澤等字庖犧所畫震艮二卦震爲雷

艮爲山其字已在象形中矣而又畫巽兌二卦巽爲風

風字从虫象形也而凡其聲也兌爲澤澤字从水象形

也而畢其聲也半形半聲合而成字是形聲已備也然

合水與工而造江字合水與可而造河字不卽名之曰

形聲而何天地水火風雷山澤既見于指事象形形聲

矣于是有合兩字之義而爲一字者數始于一終于十

故士字从一十孔子所謂推十合一爲士也器受蟲害

者爲蟲故蟲字从蟲从皿左傳所謂于文皿蟲爲蠱也

則會意已備而武从止戈信从人言皆是比合其義卽

名之曰會意焉又有數字同義而可以通用者如初爲

裁衣之始基爲築牆之始裁衣築牆雖異其訓爲始則同乃取裁衣之始以當築牆之始則轉注已備而以考注老以老注考若水之相灌注即名之曰轉注焉況古初字少甚至有但有其事並無其字者如有上下即有東西南北然無西字西鳥在巢上也而借以爲東西之西有君臣父子即有朋友然無朋字朋古文鳳也而借以爲朋友之朋則假借已備而宏廓之皆爲大四十字可相假儀若之皆爲善靖惟之皆爲謀十七字可相假若器物之借用即名之曰假借焉然則六書之法倉頡定之六書之名亦即倉頡名之豈待周禮保氏始分某字爲指事某字爲象形哉且吳穎芳謂古人造字未嘗胸中排列六書云云先生于前卷力斥其非而此言倉頡非先立六書名目云云議論何又與吳氏相同也

大篆與古文異多同少

自敘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汲古閣刻及明天啓七年世裕堂刻分韻本皆脫或

同二字徐鍇曰倉頡所作歷代改變故史籀作大篆大體不甚相遠徐說是蓋倉頡初造及歷代增改通稱古文史籀因而定之近刻脫落使人疑籀專逞私臆故與古文立異賴徐鍇繫傳存古本據以補入

李文仲字鑑敘引此并北

魏書及北史江式傳皆有或同二字

自敘又云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

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而漢藝文志于小學首列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師古曰籀音冑班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不知許所云與古文或同或異者謂倉頡下至周初古文

乎謂孔壁古文乎徐繹之乃知自倉頡下至文武周公
時之古文卽是孔子書六經而藏于壁中之古文惟史
籀與此古文雖或有同者要之別爲一體此爲籀文而
非古文矣班又云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
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

說文作中車府
令此脫中字

博學七

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
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
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

此說隸書名義甚明江式
云以程邈所作邈徒隸卽

謂之隸書邈嘗
居官豈徒隸乎

由此觀之秦篆與大篆同多異少大篆

與古文異多同少古文由來至遠奇奧艱深故史籀改

趨省易至秦篆更省易矣隸書繼作卽與後世楷書同而秦篆亦幾幾近之乃其文字多取史籀可見大篆與古文異多同少然夫子必矯之而用古文何也籀文周代後起之俗字周易伏羲文王作尚書虞夏至西周史官作詩大半出西周以前禮樂皆出周公故不用宣王以下之字書之且史籀十五篇建武但亡其六則尚存九篇班與許自必親見之孔子左氏用古文書經傳藏壁中魯共王發得之入于祕府兩漢大儒皆見之許亦從師受之此所以目驗而知孔左經傳卽古文非竊文也周宣王石鼓今在國子監予親見之韓退之歐陽永

叔皆云史籀作其字體略用秦篆與古文作科斗形頭

麤尾細者迴別

鶴壽案大篆與古文同者許書不復載其異者則十四篇中悉載之自一部籀

文原起至西部籀文訖止蓋大備矣籀太史名自敘云漢興有尉律學僅十七呂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此非史籀之籀竹部云籀讀書也謂能取尉律之義推演發揮而繕寫至九千字之多也二者不相涉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孔子書六經以古文于壁中經不知之左氏述春秋傳以古文于張蒼所獻知之左氏竝不在壁中經內故自敘分別言之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而先生謂孔子左氏古文經傳竝藏孔壁誤矣且左氏之出遠在六經之前攷漢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以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係之孔壁于春秋左氏但云藏于祕府不言所出以許氏自序參之其藏本殆卽蒼所獻當在惠帝三年旣除挾書之律之後下距武帝末共王壞孔子宅幾及百年而光生謂共王得之入于祕府又誤矣况前卷說錄內三傳廢興一條先生云祕府有左氏蓋先出漢初而此又云

左氏與六經同
出孔壁何也

倉頡爰歷博學

自敘云其後諸侯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
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
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

敬

顏師古急就章注
敘自注云母音無

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

改所謂小篆者也小篆漢藝文志作秦篆倉頡爰歷博
學後人或稱爲三倉魏志武帝紀建安五年裴松之注
云尙古遼字見三倉隋經籍志亦云三倉三卷名三倉
者漢藝文志云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

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十五章并爲倉頡篇三倉之名所自來矣郭璞注北山經引有埤蒼李賢注後漢書引有埤蒼又有廣蒼埤有附益意廣者增廣此二書或卽爰歷博學并入後得此名也鶴壽案三倉者藝文志倉頡一篇自注云上七章旣以倉頡爲上篇則必以爰歷爲中篇博學爲下篇矣自揚雄作訓纂後班固續十三章貢魴作滄喜篇梁庾元威云倉頡五十五章爲上卷揚雄作訓纂記滄喜爲中卷貢升卽更續記彥均爲下卷人稱爲三倉張揖作三倉訓詁陸璣詩疏引三倉說郭璞作三倉解詁蓋魏晉時早有三倉之稱矣訓纂終于滄喜二字滄喜者滄沱大盛賈魴用以爲篇目而終于彥均二字故庾氏云楊記滄喜賈記彥均隋志云楊作訓纂賈作滄喜一也喜與熹古通用彥音盤大也其班所傳十三章并在賈三十四章之內

以倉頡爰歷博學爲三倉徐鍇繫傳如此而江式云倉

顏爰歷博學合一篇爲上卷揚雄訓纂爲中卷後漢永
元中郎中賈魴作滂嘉篇爲下卷故曰三倉王應麟漢
藝文志攷證如此但北魏術藝江式傳式于延昌三年
欲修古今文字四十卷上表論字學凡一千七八百字
史全載之北史略同竝無此說其所舉書名自周秦下
至魏晉甚備但舉及三倉初不言三倉如何分卷江式
所修之書不但不傳在當時并未成其議論除北魏書
北史外決無他處再有所見應麟之言恐誤

秦時古文已絕

自敘云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

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案八體首列大篆古文擯而不與益見秦書本于史籀史籀與古文異多同少又云漢興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徐鉉曰尉律漢律篇名愚謂八體緊蒙上文秦書八體而言漢藝文志此段與許大相矛盾彼志于保氏六書下卽接云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

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也此下方敘秦三倉及隸書顛倒不明果如其說則秦時古文未絕直傳至漢而漢初習者且極盛矣若依許則六體乃王莽方有西漢初竝無也

其說詳後

十七史商榷已詳辨之惟諷籀書九千字當從漢

志去籀字此諷是諷誦下試八體方是試使書之所諷不知何書若云籀書斷無如此之多又以爲尚書史彼志作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令史者掾屬也謂尚書御史之令史能史書者也史書大篆小篆也漢初沿襲秦故也許刪御史二字但御史大夫亦係政本此二字從彼

志不刪亦可漢人善史書者甚多尚書御史之令史多

矣而此令史則以能史書得名依彼志添史書令三字

亦可

鶴壽案秦焚六經則六經之古文絕矣然太史籀作大篆古文亦采入其中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

則古文之入于籀文者猶未盡也而刻符蟲書等閒或用之即李斯倉頡篇中亦多古字則非悉損古文而不與也學僮所諷籀者即足尉律之書諷者口誦之也籀者以筆綴集之也即此是試學僮之事故云乃得爲史下言試以八體則又是一事先生疑籀即係籀文故以爲所諷不知何書夫說文全部止有九千餘字則籀文安得如許之多史記太史公自敘云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紬與籀同音通用亦謂綴集之也先生既攷據說文豈未見竹部訓籀爲讀書乎周禮稱史掌官書以贊治注云贊治者若今起文書草也凡官府郡縣皆有掌書之史不獨尚書御史有之段茂堂云八體漢志作六體攷六體乃亡新時所立漢初蕭何草律當沿秦八體耳漢志固以試學僮爲蕭何律文也自學僮十七至輒舉劾之許與班略異而可互相補正班云太史試學僮

許則云郡縣試之而後郡移太史試之班云諷書許則云諷籀書班云六體許則云八體此許詳于班也班云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許但云尚書史班詳于許也書字或不正輒舉効許不云吏民上書此班詳于許也二書未可偏廢

艸書

自敘于漢興之下尉律之上云有艸書艸與隸同時而起非有先後卽如下字乡字卩字凡隸書中帶艸者甚多無艸則無隸艸與隸相爲表裏也鶴壽案艸書連上體隸書居末漢興又有艸書字體之變極矣段茂堂注漢興艸書不知誰作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之宋王愔曰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章艸之始也趙壹曰起秦之末有非艸書一篇

王莽六體

自敘云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案孝平時徵諸臣說文字事見

漢書平帝本紀及王莽傳合三倉及爰禮等所說楊雄
所續共只五千餘字而藝文志乃言蕭何草律學僮諷
籀書多至九千字以上其謬顯然益見當從說文作諷
書籀字衍所諷之書大約卽尉律之類而史籀所作大
篆十五篇亦在其中所列亡新六體書卽藝文志所指
爲蕭何草律以試學僮者許別有所據而改正之辨已
詳商權至六體中但云篆書不分大篆小篆益見秦篆
與史籀大篆同多異少故可并合爲一

鶴壽案藝文志云倉頡多古字

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
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張敞字子高平陽人美陽
得鼎嘗按銘勒而上議杜業字子夏緱陽人敞外孫林
業之子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

萬餘言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或即近也後漢孝平紀云
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秣其鐘律小學
史篇方術本州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
為駕一封軺傳遺詣京師至者數千人王莽傳作元始
四年禮說文字正其時也段茂堂曰藝文志云漢時間
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
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此謂漢初倉頡篇祇有三千三
百字也又云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
作元尚篇揚雄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
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謂雄所作訓纂三十四章二千四
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
四十字也班固言章數許但言字數而數適相合不數
急就元尚者二書皆倉頡中正字既取倉頡則在內也
不數凡將者其字雖出倉頡外亦已賅于訓纂中也本
祇有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尚訓纂七日又析之
為十四其詳不可得聞矣自揚雄作訓纂後班固作十
三章賈魴作游喜篇韋昭謂班固十三章在賈魴三十
四章之內許所云五千三百四十字未數班賈所作也
應璩書斷云倉頡訓纂八十九章合賈廣班三十四章
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按八十九章五十三百四十

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許
全書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益于五千三百四十字之
外他采者三千十三字班賈等篇既在網羅之內班賈
而外亦歸漁獵之中班前于許賈則同時許即不見班
賈之書而未央廷中百餘人所說揚雄所未采凡將所
出倉頡外藝文志所稱別字十三篇是皆許所本也自
倉頡至彥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許引幼
子承詔郭注爾雅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將七言蜀都賦
注引黃潤纖美宜製禪藝文類聚引鐘磬等笙筑坎侯
是也急就篇前三言後多七言元尚無改若隋志所
載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即在十三章內藝文志所載倉
頡傳楊雄倉頡訓纂杜林倉頡訓纂倉頡故此四篇皆
釋倉頡五十五章之作今案段氏所述可謂詳矣至于
藝文志明言諷書許書明言諷籀書而先生互易其文
想未知籀字作綴集解而疑爲史籀之名故旣云所諷
之書即尉律而又云大篆亦在其中也九千字以上謂
學僮綴集其文至此之多豈謂三倉等篇之字數哉
么新篆書許氏明言小篆先生又何以云不分大小邪

藝文志先云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

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
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然後接云至
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
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
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凡一百三
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愚謂凡將字既有出
于倉頡之外則知相如本賦家性尚浮夸必不精當自
許氏以前字書存者獨史游其餘盡亡矣今觀游之書
決不及三倉彼亡此存有幸不幸焉二家如此李長可
知蓋三家皆非有功于字學者故許略去不道觀藝文

志知班固于字學亦多疏舛故許并其所續揚雄之書

亦棄不論

鶴壽案謂司馬相如用字不精當猶可言也如律正字也而相如賦作律吾正字也而相

如賦作珞玳璅正字也而相如賦作的璅此皆俗字然如蕭之作蕭葛之作輅別體亦可用至班固續訓纂十

三章并在賈勳湯喜篇內許未嘗棄而不論也

固續揚雄韋昭注云十三章如此方與上文雄八十九

章并固書共一百三章合大字正文作十二章傳寫誤

也小篆李斯作而此云程邈者徐鍇曰李斯改史篇爲

秦篆而邈復同作也

鶴壽案各本皆作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從無作十二章者不知先

生所據何本但自倉頡至訓纂祇有八十九章加固所續十三章當云一百二章而固云一百三章則三字有

誤先生乃云章數相合是又誤也說文自敘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此句當在四曰左書即秦隸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之下蓋李斯作小篆程邈作秦
隸書兩不相涉徐鍇說非是

壁中書

自敘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巨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恭王壞宅得書事見漢藝文志景十三王傳尚書僞孔敘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此言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然上文已言孔子書六經左邱明書春秋傳皆以古文則似所得兼有左傳藝文志不言有春秋僞孔敘不言有禮春秋劉歆但不言

論語孝經其餘皆同而禮則言逸禮三十九篇春秋并連言左氏邱明所修然後總之云皆古文舊書合而攷之許所言爲最備蓋許所云禮記卽藝文志之禮古經五十六卷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卽謂壁中也次經十七篇高堂生等所傳非古文又次記百三十一篇卽許所云記也尚書者卽藝文志之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春秋者兼經傳言之非壁中但有經直至張蒼始得傳也鄭康成書贊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此條見偽孔敍及孔疏後漢盧植傳植作尚書章句上書

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
于爲實李賢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
爲名爾雅科斗活東郭注蝦蟇子邢疏此蟲頭圓大而
尾細古文似之鶴壽案先生謂春秋兼經傳言之非壁
中但有經直至張蒼始得傳然張蒼獻
傳在前魯共王壞孔子宅在後故段注云春秋謂經文
班志言春秋古經十二篇是也春秋經傳班不言出誰
氏據許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意經傳皆其所
獻古經與傳別然則班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
十卷皆蒼所獻也而許以經系之孔壁以傳系之北平
侯恐非事實今案孔子以古文寫六經但寫春秋而已
決不連左氏傳寫經文自出孔壁
傳文自出張蒼安得不分系之邪

虛造不可知之書

自敘云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

行以耀于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
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
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斲法苛人受
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繆于
史籀案此段痛指俗儒之謬在漢已然又何尤乎唐宋
字異及多少不同參各本定之以古籀爲祖父小篆爲
子孫可也以隸書卽倉頡妄矣馬頭人爲長者裔从倒
亾从兀从匕而作長人持十爲斗者上象象形而作升
故譏之也苛之字止句也者許述俗儒之言如此而徐
鍇反云不知而說之非也陳羣新律敍云令乙有呵人

受錢同引漢律文而彼作呵與許作苛不同者蓋古字依聲假借耳其實作呵作苛皆得天官閻人注苛其出入釋文云苛本又作呵可見二字可通又天官宮正注有幾呵地官比長注有呵問漢書李廣傳有呵止江充傳有呵問繹其義皆與陳羣引律義同而秋官萍氏注有苛察環人注有苛畱竝作苛繹彼釋文及疏其音義皆與呵同可見二字可通用然王篇苛古文呵呵爲苛者呵本从止从可或亦借苛爲之而俗儒誤以爲从止从句不知古可與句不相通故許氏以爲不合古文也自漢之俗儒妄說苛爲止句故說文手部引酒誥盡執

柯柯搗也意亦與呵略同晉人不識字誤以可與句通
偽造古文尚書竟改柯爲拘矣或曰管子五輔云上彌
殘苟下愈覆驚注云殘苟當作殘苛據此則苛字本作
止句故得誤爲苟廷尉說律夫有所受之愚謂字形相
涉致誤豈可援據反以止句也作許慎意或說繆與徐
錯同鶴齋案馬頭人爲長者謂馬上加人便是長字會
意人持十爲斗者漢隸字斗作什象人持十但有
似乎升字又似乎什字虫爲屈中者虫蟲本象形字隨
體詁詁隸字祇令筆畫有橫直可書並非从中而屈其
下苛爲止句者苛字从艸可聲假爲訶字而隸書譌爲
苟說律者乃曰此字从止句句讀同鉤謂止之而鉤取
其錢于字意律
意皆失之矣

疑蓋

自敘云是非無正巧說衮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
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惠棟曰字定字吳人薦舉經學疑蓋猶區蓋
愚謂慎子冲上表亦云巧說衮辭使學者疑則疑字絕
句惠說非也

古籀篆

自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案前已歷述字學原流倉
頡始造下至周初歷代附益是謂古文史籀始作字書
字則改變別爲一體目以大篆者疑李斯作篆而追稱
籀未必名篆也是謂籀文斯與程邈因籀而增修倉頡
篇并爰歷博學是謂篆文至此方欲述已誤著說文體

要故先作總筆挈其綱維前黜隸書之妄云不合古文
謬于史籀已將古籀並言矣此又言今敘篆文合以古
籀似以秦篆為主古籀為輔何也字體隨時而變久矣
許當東漢之衰不得不以秦篆為主古篆為輔說文每
字于三體之中擇取其一以為正其餘若有可取則列

為重文此其例也

附 籀 壽 案 說 文 一 部 先 載 篆 文 一 字 下 附 古 文 式 字 二 部 先 載 篆 文 二 字 下

附 古 文 式 字 三 部 先 載 篆 文 三 字 下 附 古 文 式 字 先 生 謂 說 文 以 秦 篆 為 主 似 乎 可 信 而 其 實 非 也 一 二 三 之 篆 文 乃 古 文 也 式 式 式 之 古 文 乃 古 文 奇 字 也 何 以 知 一 二 三 之 為 古 文 蓋 倉 頡 六 書 其 原 出 于 八 卦 所 造 一 二 三 字 即 本 于 乾 卦 之 三 畫 豈 有 先 造 式 式 式 字 而 後 造 一 二 三 字 者 乎 茲 文 志 云 倉 頡 多 古 字 蓋 李 斯 作 倉 頡 篇 即 采 取 古 文 籀 文 而 增 減 之 其 與 古 文 籀 文 異 者 許 氏 乃 附 見 古 文 籀 文 于 下 其 同 者 則 即 謂 之 篆 文 而

已觀說文上部先載古文二字下附篆文上字則非以秦篆爲主明矣

艸部大字別爲一條云左文五十三大篆从艸許以爲五十三字秦人省筆皆从艸無害于六書舉世便之卽此見說文以秦篆爲主也若欲沒去大篆不載許亦不肖好古之心與隨時之義竝行不悖就中蓬字重文葦字注云籀文蓬省籀文下當增一或字蓋兩字籀文皆从艸非葦从艸也若籀文葦从艸則當入正部中而以蓬入重文矣

分部許氏特擬

自敘述其著書之例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後敘云此

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云云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許慎說文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

點一畫有何意焉徐鉉繫傳云分部相從自慎爲始吾

友金壇段玉裁

字若膺乾隆庚辰舉人貴州玉屏縣知縣

復暘其說曰說文

五百四十部蓋許氏初爲之前此李斯倉頡篇皆四字

句如說文敘引幼子承詔郭璞注爾雅釋親篇引考妣

延年顏之推家訓書證篇引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穉黥

韓覆畔討滅殘皆是

此書四字句爾雅釋器疏引倉頡篇云食息敗也恐是倉頡篇中訓

語司馬相如凡將篇則七字句如文選劉涓子注左太

沖蜀都賦引黃潤纖美宜製禪歐陽詢藝文類聚引鐘磬等笙筑坎侯皆是而說文口部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嘯喻亦疑是也揚雄訓纂篇少有偁引之處惟說文手部云捧揚雄作𠂔𠂔部云𠂔𠂔揚雄作𠂔𠂔部云揚雄杜林皆以爲輶車輪𠂔𠂔部云揚雄說𠂔𠂔蟲名攷漢藝文志云訓纂一篇揚雄作此謂雄自著也又云揚雄倉頡訓纂一篇此謂雄訓釋李斯等倉頡篇也說文所引四條是倉頡訓纂中語其自著訓纂篇志云順續倉頡則亦四字句可知又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然則班固十三章亦是四字句外此如張懷瓘書斷引

蔡邕聖皇篇程邈刪古立隸文亦是七言周易正義引

蔡邕勸學篇鼯鼠五能不成一技術

宋本錢孫保本皆作術俗作五誤也

亦是四言五言然則秦漢人無有分部列字者至史籀
史篇引見他書者絕少惟說文皀部奭字下引史篇召
公名醜缶部匄字下引史篇讀與缶同恐亦史篇訓詁
語而非史篇正文說文敘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其建
首也立一爲專引而申之畢終于亥竝不言所本則爲
許氏剗造可知也段氏此論甚確段氏所引倉頡凡將
除說文外皆本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攷證又舉攷工
記注引倉頡鞞瑩及柯櫛急就章補注自敘又舉史記

正義引揚雄訓纂戶扈鄩皆不足證其作四言句故段氏不及急就章云分別部居不雜廁指羅列衆物及名姓字以類相從耳惠定宇謂許氏以前凡字書皆分部非是孫淵如重輯倉頡篇自敘云倉頡篇其例與急就同詞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取六藝羣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

或作五百四十二部

張美和誤吳均增補復古編敘云漢許慎說文以五百四十二字爲部郭忠恕所書說文部分刻石者亦作五百四十二部此等皆不足道

鶴壽案許氏所定十四篇始一終亥凡五百四十部

其字皆相蒙而下部數無容增減而林罕字源偏有小說攷云五百四十一部郭忠恕與夢英書云見寄偏有五百三十九字或增其一或減其一相傳偶有異同也

引經用古文

自敘云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案易孟氏孟喜也惠定宇誤易漢學分爲五家異流同原而以孟氏冠首孟實傳壁中古文易者書孔氏孔安國也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比伏生多十六篇內九共九篇實二十四篇非東晉梅賾所獻皇甫謐輩僞造者詩毛氏毛長也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趙人小毛公傳之爲河閒獻王

博士其原出子夏與齊魯韓三家不同禮周官疑兼禮
古經及記統言之復繼以周官也春秋公羊傳西漢先
立學左氏後得直至劉歆始表彰東漢益盛不但別自
爲傳并其經亦與公羊穀梁不同古文論語與張禹等
所傳不同孝經詳後鵠奇案許氏所引經文未必皆壁
中古文其引易也以往各又作以
往述需有衣絮又作縕有衣絮爲的額又作爲的額重
門擊柳又作重門擊柝其引書也鳥獸犇髦又作鳥獸
裘毛方鳩僇功又作効連孱功濬人距川又作睿賦
澮巨川天用剝絕其命又作天用勦絕若顯木之有粦
獸又作若顯木之有粦其引詩也桃之夭夭又作桃
之棣棣江之永矣又作江之蓁矣江有汜又作江有汜
靜女其祿又作靜女其綏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鏜是
綏綏也又作是綏綏也衣錦裝衣又作衣錦裝衣蒼兮
蔚兮又作婚兮蔚兮亦爲擊擊又作亦爲已已嘽嘽駟
馬又作嘽嘽駟馬不敢不踏又作不敢不蹙噲噲肯憎

又作傳皆背憎餅之蒼矣又作瓶之宜矣無然詭詭又
作無然咄咄憬彼淮夷又作穢彼淮夷其引論語也色
勃如也又作色艷如也此由漢初經師各有傳
受互有異同許氏隨手綴集之所以不能盡一

蛾術編卷十六終

蛾術編卷十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字三

說文引周禮

說文所引周禮多今周禮無此文者并有引他經而謂之周禮者許意約周家之禮爲周禮非指書名蓋漢藝文志但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無周禮許自序言禮周官不言周禮也或所引卽在周官傳中亦未可知如示部禘字注周禮曰五歲一禘禘字注周禮曰三歲

一禘禴字注周禮曰禴之祝號禴字注周禮曰禴于所
征之地以上除禴字注所引乃禮記文餘各條今周禮
並無又示部社字注周禮曰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
所宜之木王部閏字注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
今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
其野之所宜木春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則字句
微異

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

口部圍字注引尚書曰圍圍升雲半有半無日部又引
虞書曰仁覆閔下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故直稱爲尚

書曰虞書曰其重家法如此後儒攻乎異端邪說有作

故于漢人傳注棄若土苴

鶴壽案尚書本作商書曰圍二字本另為一句第二圍字

下本有者字梁顧野王玉篇口部引說文云商書曰圍
圍升雲者半有半無據此知尚書本作商書謂洪範也
洪範在周書而說文五引皆稱商書者其子不臣周故
左傳三引亦皆稱商書也卜部卦字注引商書曰貞曰
卦據此知口部注所引即洪範曰圍二字本另為一句
但玉篇誤置者字于升雲下而後之校勘說文者遂讀
為尚書曰一句而以圍字連第二圍字讀之并去者字
而以圍圍升雲為一句矣宋陳彭年廣韻入聲二十二
昔韻圍字注引說文云商書曰圍圍者升雲半有半無
據此知第二圍字下本有者字而玉篇誤置于升雲下
也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云圍者升雲半有半無見周禮
注然則許氏先云圍回行也从口畢聲此圍字本義次
引尚書曰圍此又是一義故引周禮注以釋商書曰圍
之義以別于同行之訓也即日部所引虞書曰仁覆閔
下元熊忠古今韻會亦作虞書說許氏五經異義明言
仁覆愍下出古尚書說則曰字本作說字從可知矣先

生乃據俗本以爲許氏尊其師說故稱爲尚書曰虞書
曰獨不思尚書大半皆帝王之辭若以師說當經文將
誣帝王乎抑
誣經師乎

注中有正文無

注中有正文無之字甚多如艸部菡萏注芙蓉芙蓉字
在新附蓮芙蕖實茄芙蕖並荷芙蕖葉菡芙蕖本蕩芙
蕖根正文無蕖字是部繼字注讀若佳正文無佳字菡
部萏字注从佐齒聲正文無佐字
徐鉉曰說文無佐字當从尪傳寫之誤言
部誣字注累也誣字注累也正文無累字肉部膺字注
習也肌字注習因也正文無習字腎字注水藏肺字注
金藏脾字注土藏肝字注木藏巾部帑字注金幣所藏

也心部首字注土藏正文無藏字

後漢鄧禹子訓傳李賢注所引同竹

部筋字注矢也从竹前聲正文無前字劉字注从竹劉

聲木部杙字注劉杙水部瀏字注从水劉聲正文無劉

字

漢天子姓而訓杀也故諱之

木部牀字注安身之坐从木引聲正

文無引字櫛字重文櫛字注櫛或从艸火部藝字注燒

也从火藝聲正文無藝字林部無字注豐也从林夾正

文無夾字弓部𠂔字注木生條也从弓由聲正文無由

字禾部稭字注疏也从禾希聲正文無希字

徐鍇曰當言从爻从

中無聲字爻者稀疏之義中象禾之根莖至于蒂晞皆當从稀省說文無希字故也麻部廢字注

麻黠也正文無黠字疒部𦵔字注小兒𦵔癰病也从疒

𠂔聲正文無𠂔字長字部首注𠂔者倒𠂔也人部倒字
在新附夫部𠂔字注讀若伴侶之侶門部閭字注閭侶
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人部侶字在新附水部海字注
天池也汪字注池也𠂔部邕字注四方有水自邕城池
者正文無池字染字注以繒染爲色从水𠂔聲正文無
𠂔字𠂔部𠂔字注𠂔類也正文無𠂔字田部畝字注境
也从田介聲土部境字在新附官部隄字注塘也从官
是聲土部塘字在新附子部𠂔字注生子免身也从子
以免正文無免字

鶴壽素芙蓉本作夫容後人依新附
加艸釋元應衆經音義引說文云菡
萏扶渠華則五渠字本無艸頭也
俗作累𠂔部𠂔字注云膺也則肉部膺字注本云𠂔

也此乃轉注之法而後人誤加肉耳凡字注亦本作句
從可知五藏之藏俗皆作藏前當作卉劉當作鐫數侗
六書故云唐本說文有引部張參五經文字亦有引部許
書將將折牆壯戕狀將字注皆曰引聲則必有引部矣
唐元度謂篆文出折之兩向右爲片左爲引李陽冰亦
謂木字右旁爲片左旁爲引則片部後必有引部矣孰
本作執爽字从大卅卅字見漢石經論語卽四十字之
并也許書字多由聲希聲則本有其字而佚之稽俗作
藍徐鉉曰聽从耳从心起省聲也到縣之到伴呂之呂
本無人旁俗誤加之徐堅初學記引說文云池者陂也
从水也聲則許書本有池字故自部陂字注云池也此
亦轉注之法證以衣部注說讀若池水部注演益州池
而益信矣染字从水从木从九俗本作从水染聲者誤
也裴光遠曰木者所以染槐茜之屬也九者染之數也
猶本作穎俗訛爲穎竟盡也假借爲四竟字唐大言也
假借爲陂唐字而俗乃謬加上旁許書無免字當亦如
由希之
偶佚耳

任意更改減省增加移徙

後人于說文有任意更改者如飲作飲薦作薦之類有
任意減省者如憲作恪之類有任意增加者如賁作賁
獎作獎患作愛之類此皆甚不可者至于任意移徙如
味作和案作案略作畧敝作翅驅作鷗解作蟹餐作餐
炆作秋赴作徒赴作從楚作踰齋作臍皓作甜粹作辣
橐作槁橐作槁鏐作夥慝作慝愉作愈畋作界明作舅
鷗作鷗皆是也

左傳昭二十一年其御願爲鷗定元年榮駕鷗又作鷗

其所以不

可者束部棗字注云羊棗也从重束子皓切棘字注云
小棗叢生者从竝束己力切案束木芒也讀若刺七賜
切一重束爲十月剝棗之棗一竝束爲墓門有棘之棘

截然爲二音義皆別觀此則知古人造字不但點畫有
定不可增減卽其位置上下左右亦皆有意不宜輕有
移徙衣部袍字注襦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弊緼袍薄
袞切袞字注裏也从衣包聲鉉曰俗作抱非是薄保切
二字同一从衣包聲音亦相近而衣在左則平聲訓襦
衣在上下則仄聲訓裏義訓異而音亦不同今尚書召
誥保抱攜
持毛詩抑篇亦既抱子禮記曲禮君子抱孫皆作抱抱
乃手部揅字之重文步侯切今人乃以爲裏袞字讀薄
報心部怛字注潛也从心旦聲得案切重文忌字注或
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旦旦不過从之得聲非義在
左在上似無不可而分爲重文則知偏旁位置自有一

定且引詩在重文下不在正文下許氏據毛氏古文亦
審核而知唐石經改爲旦其義遂失辰部融字注血理
分表行體中者从辰从血莫獲切重文鯀字注籀文正
文與籀文皆从辰从血不過一則左辰右血一則左血
右辰截然分爲兩體然則古所未有而吾任意移徙其
偏旁非無知妄作乎

鶴壽案此條所舉甚略今稍爲推廣之後人所任意更改者若苟之

改爲旁秋之改爲祓祝之改爲呪祕之改爲秘塗之改
爲琉玕之改爲珙玕之改爲的答之改爲答蔽之改爲
蒯滿之改爲藕藕之改爲荻蒻之改爲蒻蒻之改爲忙
苕之改爲如葎之改爲荑蒻之改爲蓮蒻之改爲蒻蒻
之改爲蘿蔭之改爲蔭蔭之改爲春蒻之改爲蒻蒻之
改爲融甲之改爲屎噉之改爲啼啁之改爲朝咎之改
爲些噴之改爲噴噴之改爲峭崿之改爲崿崿之改爲
躁蹙之改爲蹙蹙之改爲啞匙之改爲匙匙之改爲匙

迹之改爲跡迫之改爲胎巡之改爲巡連之改爲追得
之改爲退微之改爲激衛之改爲衝階之改爲階趾之
改爲荆躋之改爲嚮駒之改爲獨踰之改爲猥鯁之改
爲疎器之改爲器句之改爲勾說之改爲訛訛之改爲
亮詒之改爲詒註之改爲望謠之改爲訛訛之改爲
譌之改爲源訝之改爲迂敬之改爲款豎之改爲豎
之改爲効以上六十字皆與正文小異是任意更改者
也任意更改之字不可勝數欲推廣之而僅舉六十字
者皆倉頡爰歷博學三篇間里書師斷六十字爲章故
今以之爲例也而減省增加移徙之字亦如此例後人
所任意減省者若琢之省爲王菱之省爲菱笑之省爲
笑茶之省爲茶落之省爲苔版之省爲板稱之省爲稱
迦之省爲迦釋之省爲稚敬之省爲爲咬踣之省爲
之省爲香糧之省爲糧敝之省爲爲陣留之省爲爲
省爲妙照之省爲照眉離之省爲爲响雁之省爲
爲射突之省爲突闕之省爲爲睚辭之省爲爲睚脫之省爲
悅荆之省爲爲前損之省爲爲松角之省爲爲角龍之省爲
稍之省爲爲箕之省爲爲其替之省爲爲曹弓之省爲
之省爲爲虐虫之省爲爲冲琴之省爲爲停蟹之省爲
省爲爲餽之省爲爲秣鉗之省爲爲貼厚之省爲爲厚
爲爲餽之省爲爲秣鉗之省爲爲貼厚之省爲爲厚

爲砒櫨之省爲查櫛之省爲析牀之省爲床杖之省爲
仗罍之省爲罍嶽之省爲枅楸之省爲秩打之省爲打
出之省爲之華之省爲花稽之省爲嵇茶之省爲茶園
之省爲園賢之省爲貴甯之省爲希羿之省爲并晉之
省爲晉函之省爲函桌之省爲栗以上六十字其筆迹
皆減省于正文而不必省者也後人所任意增加者若
皇之加爲堊莫之加爲募悉之加爲蟋吻之加爲脂堊之
之加爲堊莫之加爲募悉之加爲蟋吻之加爲脂堊之
加爲堊止之加爲腫奉之加爲捧執之加爲熟右之加爲
爲樽童之加爲腫奉之加爲捧執之加爲熟右之加爲
佑左之加爲佐迤之加爲迤盾之加爲鴝鵒之加爲鴝
瞿之加爲瞿烏之加爲鳴惠之加爲鴝鵒之加爲鴝居
之加爲鵬背之加爲鸞筱之加爲蓀簞之加爲簞乃之
加爲迺鼓之加爲鼓豈之加爲凱虞之加爲鸛缺之加
爲缺昆之加爲崑崙之加爲崑崙之加爲崑崙之加爲
佛空之加爲堊莫之加爲募悉之加爲蟋吻之加爲脂
景之加爲影宗之加爲寂克之加爲琬欲之加爲慈領之
之加爲顧冢之加爲蒙充之加爲琬欲之加爲慈領之
加爲嶺須之加爲嶺須之加爲嶺須之加爲嶺須之加爲
爲嶺須之加爲嶺須之加爲嶺須之加爲嶺須之加爲

蹴術編

卷十七

七

世楷堂藏板

上下者况又有上下相移若翫之爲署崇之爲密內外相移若襄之爲排匯之爲滙者非皆任意移徙隨上下左右而亂置之乎必欲羅而列之正難更僕數也

俗以一字誤分爲二

俗以臚爲陳列膚爲皮膚音義皆別截然二字而不知膚卽臚之重文在肉部俗以帥爲將帥輓爲佩輓而不知輓卽帥之重文俗以常爲常變裳爲衣裳而不知裳卽常之重文在中部俗以抗爲扞抗杭爲木名又爲州名音義皆別而不知杭卽抗之重文在手部

見毛詩一筆杭之及

杭世駿杭氏得姓攷

鬲本東鬲之鬲在部首其重文有三棲字注

鬲或以木棲俗乃以棲作止宿解與東鬲字分爲二

此

字廣韻猶在一紐集韻則西字一紐內雖亦有
棲而妻字一紐內別出棲字注云簡閭車馬兒

雲字部首山川氣也从雨云象雲回轉形重文云字注
古文省雨此本一字廣韻平聲二十文雲字注山川氣
也此下隔斷十字方出云字注辭也言也集韻平聲二
十文雲字注山川氣也云字注言也語辭也雖同在一
紐而截然分列若不知其爲一字

戈部或字注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于逼切重
文域字注或又从土鉉曰今俗以或爲疑或不定意域
無復或音蓋自唐末宋初已如此故大徐辨之廣韻入
聲二十四職域字注居也邦也雨逼切二十五德或字

注不定也疑也胡國切截然兩字異義異音且判分二韻而不知域卽或之重文

氣字本作气乃元氣陰陽二氣之字後別以饋客芻米之氣作气字用以氣之重文餽字作饋客芻米用又因氣之重文有槩字遂去米而借既字用之不知氣槩餽三字實一字皆是饋客芻米既自是小食气自是元气不可亂分亦不可溷并

俗以鳳爲神鳥朋爲朋友鵬爲大鵬而不知朋鵬皆鳳字之重文俗以訝爲驚疑訝爲奉迎音雖同義則全別而不知訝卽訝之重文

周禮訝士義爲迎

亨字部首獻也从高省曰象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亨之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重文亨字注篆文亨案反切後人所加許兩切是其本音因隸廢本文不用取重文亨字之形而變爲享以作享獻字又取享字去一畫作亨訓爲通以作亨嘉之亨則許庚切矣又于亨字下加四點訓爲煮以作烹飪之烹則普庚切矣且以獻也入上聲養韻通也煮也入平聲庚韻然今毛詩或剝或亨儀禮士冠禮注煮于鑊曰亨亨卽烹人猶知之而亨之卽享人鮮知者朱子荅楊元範大有卦亨亨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

當爲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

人部擯卽儼之重文俗妄分儼爲儼介擯爲擯黜云部

毓卽育之重文俗妄分育爲養育毓爲生毓鵠壽案字有古合而

用分者如氣乞一字也今以氣爲雲氣乞爲懇乞識懺

一字也今以識爲記識懺爲旂懺離稿一字也今以離

爲別離稿爲黃稿沱池一字也今以沱爲湯沱池爲汙

池箸著一字也今以箸爲箸著俠著爲著述游旂一字也

今以游爲敖游旂爲旂旂崇嵩一字也今以崇爲崇高

嵩爲嵩山均韻一字也今以均爲平均均韻爲聲韻求裘

一字也今以求爲取求裘爲衣裘昔腊一字也今以昔

爲夙昔腊爲肉腊若此之類聊舉十字爲例他如旂訓

握也讀若粉今則讀布患切而爲打扮字拓訓拾也或

作諫今則讀如索而爲開拓字俺訓大也于業切今則

讀若安而爲自稱之詞又如賑訓富也今則爲振給之

用靠訓相違也今則爲依倚之義埃訓擊背也今則爲

比附之意或解異而音尚同或解異

而音亦異其遷流正不知何底矣

俗以二字誤合爲一

又有二字誤合爲一字者弓部彊弓有力也此彊弱之彊虫部強蟲名反切與彊同而截然兩字俗遂廢蟲名本義借強爲彊并力部彊迫也正當爲勉彊解而亦以強代之遂并三字爲一字餘似此者甚多

鶴壽案字又有古分而今

合者拓斗拓也石山石也今通用石鼓會合也合合口也今通用合遼遷徙也移禾名也今通用移對量名也庚倉廩也今通用庚釋浙米也釋解釋也今通用釋魍鬼魍也神天神也今通用神逆逆菹也芹楚葵也今通用芹逆難行也吝恨惜也今通用吝趨趨進也漸漸江也今通用漸律良久也遲徐行也今通用遲此類皆由學者取其省便忘其本原今亦舉十字爲例甚至有合三字爲一字者格枝格也格敲擊也格木長也今則通用格矣佰什佰也敢常敢也伯伯仲也今則通用伯矣然好修之修豈可以當肉脩之脩沖動之沖豈可以當

虛之虛 卿黨之黨 豈可以當朋黨之黨 綱繆之繆 豈可以當妄謬之謬 這道聚會也 奈何用交錯字 冠羈跛不能行 爲人所引也 奈何用提攜字 象獸名也 像形像也 祿祿飾也 菊蓮麥也 菊治牆也 菊日精也 字既不同 義亦各異 諸如此類 安得不詳審之

一字兩从注各有例

一字兩从如食部餐字注从夕食只用一从字而玉部琥字注从玉从虎則用兩从字此亦有例蓋餐舖也舖申時食也申時則夕矣故夕食連言若琥則發兵瑞玉爲虎文故用兩从而其下復云琥亦聲非兩从之字皆有此一句

一字數从只入一部

二字合爲一字一形一聲故每言从某某聲部首之字似宜無所从今部首字言从某者蓋此字有从某而他字則又从此字不得不立之爲首更有一部只一字亦以爲首而獨立一部至于一字兩从今但定入一部蓋一字無入兩部之理許氏無說以明之想必于兩从中擇其所重者入之

重出字

木部屎字重文梀字注屎或从木尼聲鉉曰梀女氏切木若梨此重出教字出部放部兩收

鶴壽案艸部有兩監字前云染青也

从艸監聲此正字後云瓜蒞也从艸監聲此誤字當作蒞从艸監聲玉篇兩字竝載一从監一从蒞廣韻蒞瓜

莊也出說文則說文本有濫字後人
于後一字脫去水旁並非重出也

許氏兼變隸

說文解字專為說古籀篆也而于注中亦兼及變隸如
𠂔部首竦手也从𠂔从又注云居竦切今變隸作𠂔
部首引也从反升注云普班切今變隸作大𠂔字部首
下有小字夾注云今經典變隸作四不言鉉曰疑許氏
自注鶴壽案每字下反切皆徐鉉所加此三條注在反切之下系鉉注故也先生明知反切為鉉所加何又疑變隸為許注乎

訓釋用隸書

夢英偏旁字源自序曰炎漢中興復置小學許叔重乃

集籀篆古文數家之學以隸書訓釋爲說文三十卷夢英之言雖未足深據然正文用古文籀文篆文小字夾注用隸書以理推之當然

引孔子言

說文引孔子之言如王部首引一貫三爲王璠字注引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矣若云云王應麟謂齊論語問玉篇文士部首引推十合一爲士之類此皆垂爲典訓的確可信乃鄭樵以爲必出讖緯何所據邪樵云秦焚經而經存漢解經而經亡劉後村題姚三錫書鈔詩云漢儒之罪甚秦灰學問至宋南渡後滄海橫流滔滔不返

矣

引諸家言

說文引諸家之言如王部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見春秋繁露少部首引尹彤說艸部芸字注引淮南子

斲字注引譚長說牛部犧字注引賈侍中說

獨達稱口官不名

部嘯字注引司馬相如說嚟字重文引譚長說言部讐字注引傅毅說辛部首引張林說升部首重文拜字注引揚雄說卑字注引黃顓杜林說爪部引王育說華部五部東部皆引官溥說丌部典字注引莊都說巾部引

周盛說鹵部桌字重文鼎字注引徐巡說

後漢杜林傳
沛南徐巡始

師事衛宏後
皆更受林學

甫部粉字注引衛宏說粉畫粉也市部粉

字注引司農說

司農未知先鄭司農否
說文所引僅見此條

犬部引甯嚴說

水部溺字注引桑欽說渭字注引杜林說亾部肉字注

引遂安說虫部蝮字注引劉歆董仲舒說蠚字注有二

教八足有行無蛇鱣之穴無所庇此荀子勸學篇文而

許不言金部鋸字注大鎌也从金召聲張徹說内部离

字注引歐陽喬說不能備引隨舉數條

前後兩敘

說文有前後兩敘前敘蓋初下筆先定其規模而作後

敘作于和帝永元困頓係十二年庚子至建光元年辛酉方上進疑初橐粗完作後序修改增益爲功又二十餘年也慎嘗作五經異義又注淮南子異義引見各經疏淮南子注引見李善文選注約計作異義必在三十餘復作說文久之上進方卒必六七十或七八十矣本傳云馬融常推敬之則慎是融之前輩融卒于延熹九年年八十八當慎病遣子獻書時融年四十三則其時慎年必六七十矣

所收字數

後敘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一十三以今

攷之正文多七十三重文多一百十二蓋後人增入也
徐鉉于各部末多有新附字今此則皆不在新附內而
于許所言數外又多出若干則知許元本爲後人附益
者多鉉等于進表後附一條云左文一十九說文闕載
序例及注義偏有之今錄于諸部此已在新附外而
予今所攷多出者則又在十九之外鶴壽案先生所據者徐鉉本也後敘
段注云今依本徐本所載字數核之正文九千四百三
十一比原數增多七十八重文千二百七十九比原文
增多一百一十六與先生所核之數不同段
注云此由歷代有沾注者今難盡爲識別

分部次敘

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後次敘據後敘云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知化窮冥據此意以觀全書牽聯系屬之例灼然可知徐鍇說文繫傳作部敘二卷綴于其後自一部下推原所以編排緣由仿敘卦傳而云故次之以上上卷終于耑部下卷始于人部徐鍇于人部別自起頭一若以一固當居首而人爲萬物之靈亦當別起其前不必有所承矣偏觀他部則無一部不有說牽聯者獨里字下並無一言遽接故次之以田者非無說以處此也謂田里相承不待言而可知也愚謂許旣分部部之前後不可無一編次之道從一字連貫而

下至連之無可連則不欲強爲穿鑿聽其斷而不連別以一部重起全書中如此者屢矣不止蕭與人也徐錯乃必欲盡連之獨闕蕭與人故有穿鑿一病也且有跳過上一部甚或跳過數部而遙接者徐錯必欲使銜尾相承則鑿說多二病也部敍多以字形相似牽連不必定有意義而徐錯必以文義貫通遂多強說三病也卽如珏下次气气遙接三不接珏而錯云山澤以出气山澤之精玉石所出故次之以气气下次士士推十合一遙接一貫三爲王不接气而錯云气象陶蒸人事以成故次之以士士下次一不過因士推十合一而十中有

一聊以字形相似牽連而錯云士事也不可不一道心
惟微故次之以一以上三條皆非辨下次小小遙接一
不接辨故錯云艸蓐辨皆少也少初分爲小小才可分
故次之以小錯此條最明通錯既知遙接之例他處何
不用之而多鑿說乎再攷爻下次是是遙接蹇蹇从是
省不接爻而錯云明而使人故次之以是烏下次萃斷
而不連亦無遙接萃部重起徐錯明知之故別分一卷
而必強說云烏之言雜雜久必推棄故次之以萃予下
次放亦似斷而不連亦無遙接當闕疑而錯強說云受
予多者逐故次之以放骨肉筋下次刀刃韌丰耒五部

下次角者肉筋从骨牽連骨人獸皆有角惟獸有因思
治骨角用刀故以刀等雜在其間至角下次竹則又因
筋字从竹遙接筋不接角而錯強說云骨之堅者角艸
之堅者竹故次之以竹久下次桀此上自舛以下驛韋
弟久久五部皆以字形稍相似牽連桀亦然謂之不必
定有意義可也或桀舛在木上謂之遙接舛更確不接
久而錯云違而久者磔之故次之以桀以上五條皆非
𠂔下次目此上自口以下員貝邑𠂔四部皆从口字形
似牽連而目則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从一象形其
爲遙接口顯然不接𠂔故錯云物圓爲日日亦物也故

次之以日此條精當再攷說文第八卷以人居首自此
盡一卷中皆人身所有之事卽或衣履器物人身所用
者因字形牽連順便及之至牽連者畢則又回顧遙接
終之以兂兂氣逆也而人身形體字尚未畢因字數已
繁分入第九卷其爲總承人部而來則一故九卷復列
頁頁等部直至髟部人身字方竟此遙接之大者全書
中變例後敍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是也如此立說
方明通不滯徐錯必使兂頁緊相膠黏遂強云兂而類
其首故次之以頁兂下次水斷而不連亦無遙接許氏
以水入第十一卷其分析之意當亦因適值水不接兂

而錯云忌疑也心大火也火水之妃故次之以水為下
次金此上自土以下五董里三部皆從土而來田畱黃
男四部又從田而來力劦二部又從男而來牽連已畢
乃復回顧遙接土土生金故次金不接劦而錯云金生
于土力而取之故次之以金畧下次甲斷而不連亦無
遙接當闕疑不接畧而錯云畧亦有甲故次之以甲巴
下次庚巴承上已而庚遙接已不接巴而錯云巴蛇食
象有所藏者實也庚木實故次之以庚以上五條皆非
若乃長下次勿錯云長而動搖者勿故次之以勿案說
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

民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雜帛爲物此唐人妄改當作爲勿爾雅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旒九旗勿與旒竝言旒尚長則勿亦長長則遠者咸見故能趣民我下次一下次琴錯云我鉤啄也所以鉤制畱止也故次之以一琴所以自禁心之散也故次之以琴案說文我頃頓也从戈从手手古垂字一曰古殺字一鉤逆者琴禁也爾雅釋樂疏引白虎通云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

予所藏大德九年刻白虎通比俗刻增甚多然無此條蓋已不全

錯說確甚

他類此者尚多在淺識者或疑爲迂曲實則精妙無雙稽古功深故能有此

鶴壽案說文相蒙之部皆以形象爲次敘其連部相蒙爲次敘者如

上部蒙一以古文上作二也亦部蒙古文二三蒙示
以亦有垂也王部蒙三以一貫三也王部蒙王形相
近也珏部蒙王珏可附王部而另爲一部者因班珏等
字从珏故也其隔部相蒙爲次殺者如告部中隔一
部而蒙牛气部中隔三部而蒙三一部中隔三四部而
蒙王與王甚至有隔十二部而相蒙如足之蒙止是也
有隔三十四部而相蒙如言之蒙口是也其數部相蒙
爲次殺者如可兮号弓之皆蒙弓兩四兩巾之皆蒙巾
兄先兒兆先禿見之皆蒙兒是也其字形略相似而相
蒙者幸部次于辛其形下體類辛也舊部次于單其形
上體類單也革部次于蒙白之後以古文革从白也其
字形不相似而相蒙者牙部次于齒牙之形無所蒙而
其爲物則齒類也爻部次于蒙卜之後卦爻之事與卜
相近也衣部次于身衣从二人且所以彰身也其有字
形不相蒙而以事類相次者木部之後既蒙之以東部
林部矣而才艸木之初也及博彖也止部市部出部木
部生部七部垂部學部華部禾部皆言艸木之事也亦
有絕不相蒙者非但么之與糞人之與菑兩部不相蒙
而齒之次于東然之次于齒束之次于彖三部皆不相
蒙亦之次于麻端之次于未韭之次于崑瓜之次于韭

四部皆不相蒙也其相蒙者可以字形推之其不相蒙者不必以字義求之如大徐之說宜爲先生所譏矣

每部中字次敘

每部中字之前後亦以意義爲次敘卽如一部五字一元天丕吏上部四字上帝旁下此字少之部其鑿有先後次敘不言可知若字數稍多之示部首之以祐漢安帝名故也此下自禮至禋皆吉祥之字自神至祿皆鬼神祭祀之字自禋至禋皆凶惡之字先後意義亦自按文可求至于字數極繁之部則間有隨手位置不拘次敘者如木部松柏自當居衆木之長乃位置甚後而首冠以橘橘雖佳果若梅之吐華在春首百卉之華皆在

其後乃讓橘在前而梅且居橙柚櫨梨栲柿之後似隨意者又每部中字各以類相從今木部櫟木可爲大車軸枋木可作車械木可作大車輶牙車輞當聚一處今各分散栲棗也櫨棗也櫨酸小棗櫨味稔棗宜聚一處今栲與櫨等及櫨各分散又部中無棗字亦無桑字枳木似橘宜與橘聚一處櫨櫨果似李宜與李聚一處今各分散檠黃木權黃華木椀黃木宜聚一處今各分散栲梅也梅栲也枳梅也宜聚一處今栲梅與枳各分散榆母枕也櫨枕也枕木也櫨枕也宜聚一處今各分散栲木也枳山栲也宜聚一處今各分散櫨鉏柄

梅大木可爲鉏柄宜聚一處今各分散以上各條似其
小小疏濶處未暇詳攷姑舉此一部爲例鶴壽案各部中字攷次自
然皆有意義然亦有順便者卽如而部首載祔字固是
尊王之義而祔者福也乃便載禧正祿禴等字以其與
祔爲一類也然後再起載祫祫祫祫等字若論意義莫尊于
祠社祠然後再起載祫祫祫祫等字若論意義莫尊于
天神地祇則祔字之下當先載神祇之類神祇能福人
禍人然後次之以祔正祫祫等字矣又如草部先載蒹
藹二字次之以蓮蒹荷蒹五字凡物皆先有根而後
有本有莖有葉有華有實蒹扶渠根蒹扶渠本蒹扶渠
莖荷扶渠葉蒹蒹扶渠華蓮扶渠實何以蓮先于蒹荷
與蒹先于蓮乎然則字之次敘不過以大段排之必謂
字字相次各有意義亦大拘泥矣

邑部所載郡邑鄉亭之名水部所載水名皆從西而東
自北而南迤邐敘次然其中或有不能盡拘者以隨類

相從順便及之故也大規模皆有條理而小小者隨意置之著述之法此爲最善

艸部字數極繁首以莊漢明帝名次藤在木曰果在地曰藤此字似可作部首然既从艸藤下又無从藤字故次二別嫌明微也次神艸次五穀次似穀者次可爲布者次菜蔬可茹次可染可忌憂者次香艸以上條理甚密此下位置不拘甚多至芽字以下則又艸生長枝葉茂盛蕪蔓零落等通名不專一皆有次第而稍不拘者亦有之次人用艸之事并艸器若乃蓮屬聚一處蒿屬聚一處菜屬聚一處而薺薺也薺薺也相隔甚遠者五

十三文大篆从艸𣎵在其中故也蓋大段皆有次而間亦不拘美善字在前凶醜字在後糸部縊字注經也引左傳夷姜縊乃反居彝宗廟常器之先綱條包絡者多精神不及管攝故有偶疏者

鶴壽案字有與部首並文重文者若𣎵爲並文而另

爲部以班班等字从𣎵也祿則無从之者故在示部若𣎵爲重文而另爲部以莫莽等字从𣎵也肱則無从之

老故在艸部此說文之通例

蛾術編卷十七終

蛾術編卷十八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字四

賈逵修舊文

慎子冲上書云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又云臣父本從逵受古學又云慎博問通人攷之于逵作說文冲上書當安帝初先帝謂顯宗肅宗和帝也後漢逵傳逵字景伯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周官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學毛詩于謝曼卿作左氏條例逵悉

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顯宗重其書藏祕館拜爲郎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使出左氏義長于二傳者逵具條奏之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譔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復令譔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周官解故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春秋古文尚書毛詩遂行于世和帝永元八年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十三年卒此傳述逵修理舊文如此之詳而慎自序所謂書孔氏詩毛氏禮周

官春秋左氏皆受之達明矣梁江總借劉太常說文詩
云劉棻慕子雲許慎詢景伯正謂此北魏江式傳式上
表云賈逵卽許慎所從受古文之本師也鶴壽案從達

受書孔氏詩毛氏周官春秋左氏并倉頡古文史籀大
篆亦受之矣據逵本傳逵上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
明劉氏爲堯後者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
黃帝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識所
謂帝宣也如今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
補益實多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今逵自選
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
各一通李賢注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
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蔚宗論曰鄭賈之學行
處者爲劉氏明漢承堯後也范蔚宗論曰鄭賈之學行
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
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
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今案春秋左氏傳凡十九萬六
千八百四十五字比他經字數獨多達別傳文以證圖

識雖爲范史所識然左氏古文固賴以傳古曰文今曰字說釋也解判也許書名說文解字者文字指古文籀文小篆三體也說解指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書也今人從便稱說文耳冲上書言博問通人攷之于遠作說文解字許書之名僅見于此先生引之不宜省解字二字

太尉南閣祭酒

冲書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畢秋颿云後漢許君本傳但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浚長卒于家不及太尉祭酒者缺也漢舊儀曰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補西曹南閣祭酒又曰太尉東西曹掾秩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然則南閣祭酒爲太尉西曹掾史也百官志曰太尉掾史屬二十四人漢書

稱周澤爲太尉議曹祭酒所謂比三百石者是玉海曰
後漢太尉六十四人許君自言其書成于永元困頓之
年爲永元十二年是時則張酺爲太尉也案漢舊儀亡

畢所據蓋引見注中者

鶴壽案閣當作閤段茂堂曰閤爲度閣之處閤爲閨閤小門太

尉南閣祭酒謂太尉府掾曹出入南閣者之首領也百官志太尉掾史屬二十四人黃閣主簿錄省報事黃閣卽南閣也沈約謂三公黃閣者天子當陽朱門洞開三公近天子引嫌故黃其閣陳元爲司空南閣祭酒言南以別于他曹今說文各本署曰漢太尉祭酒許慎記大尉祭酒四字不連如淳謂祭祀時尊長以酒沃酌故吳王濞于宗室中爲祭酒豈太尉有數人而叔重爲之祭酒乎凡史言故某官者皆謂最後致仕之一任冲云故太尉南閣祭酒不云故校長疑是校長落職又至京師充三府掾已而歸里卒于家也案冲又言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亦未見本傳蓋安帝永初四年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

脫誤是其事也儒林傳云太后詔劉珍與劉駒駱馬融校定東觀五經諸子馬融傳云永初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詔東觀典校祕書許亦分司其事也許于永元十二年朔造說文歷十一年至永初四年復校書東觀又十一年而書成其官終于太尉掾故冲上書署之其為校長則在前矣

字林亡說文存

新唐書百官志國子學博士五人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五分其經以為業暇則習隸書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書學博士二人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生者石經說文字林為顯業兼習餘書而唐六典貢舉之政明書試說文字林據此字林與說文唐時用以課士試士者宋史藝文志

亦載之今字林止而說文存

鶴壽案晉呂忱表上字林六卷附託許氏說文別古

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隋志作七卷唐李賢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往往引用之而見于陸德明經典釋文者尤多如蚣蜎之蚣字林作蚣鵲巢之鵲字林作離其字形既不同穆木之穆字林九綱反姆教之姆字林止甫反其字音亦微異蓋唐人以此課士故得與說文並行也

反切

徐鉉等校定說文進表云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廣韻行之已久今竝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案漢末鄭康成門人北海孫炎叔然始作反切許時未有故說文但解文字而已其中注讀若某或引書以證云讀若云云之某字如此者亦

有十之一今韻書最古者莫若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所修廣韻前列唐元宗天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愐修廣韻序蓋隋文帝仁壽元年陸法言先撰切韻五卷舊唐書經籍志陸慈謨慈似法言名以字行者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唐高宗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廣韻因之而作也舊唐書經籍志小學類無唐韻他書注并無孫愐姓名集部有孫緬集六朝人非唐孫愐舊志粗率不足據新唐書藝文志則云孫愐廣韻十卷切韻爲唐韻之本唐韻則廣韻之本也顧亭林據廣韻之反切而駁其不合古音然其書名廣韻不名唐韻

正爲此也今以說文反切比對廣韻反切兩二卷皆同
惟豐字說文敷戎切廣韻敷空切不足爲異此卽徐鉉
所附入者徐鍇繫傳反切則不用孫愐而用朱翱翱不
知爲何許人每卷首與鍇竝列銜稱臣而鍇在前翱在
後且翱官亦係祕書省校書郎則其與鍇同時同官
同仕南唐無疑然馬令陸游南唐書皆無其人卽吳任
臣十國春秋亦無之今以毛板說文反切與繫傳反切
隨手取一二卷校之多不同而或有相同者舌部𦣻字
他合切𠂔字部首女滑切𠂔部商字式陽切言部謂字
于貴切𦣻字所臻切𠂔字於證切諫字於怨切謀字莫

浮切訂字他頂切詳字似羊切誥字古到切詔字之紹切訖字是吟切誓字時制切諍字側迸切諂字女交切此皆相同者大約居十分之一至于音或近而字不同者只字朱翔真彼反孫恹諸氏切句字朱翔梗九反孫恹古侯九遇兩切世字朱翔詩袂反孫恹舒制切言字朱翔疑袁反孫恹語軒切詩字朱翔式其反孫恹書之切讖字朱翔測浸反孫恹楚蔭切訓字朱翔吁問反孫恹許運切諄字朱翔主均反孫恹章倫切諮字朱翔顏各反孫恹五陌切訊字朱翔思震反孫恹思晉切諶字朱翔是任反孫恹是吟切計字朱翔已惠反孫恹古詣

切診字朱翔遲鎮反孫恤之刃切似朱近北音孫近南

音支部敝字朱式人反作申聲孫直刃切作陳聲敦字

朱得昏反作登聲孫丁回切作堆聲鶴壽案許氏之書凡有三本各有反

切徐鉉所定說文解字其音用唐韻徐鉉所撰說文繫傳其音朱翔所加又誤說文韻補其音楚金自加顏氏

家訓音辭篇云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倉頡訓詁反稗為通賣反娃為於乖戰國策音劓為

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閒說文音憂為棘讀血為猛字林音看為口甘反音伸為半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

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讀乘結承此例甚廣必須攷按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

仙民毛詩音反駟為在遺左傳音切據為徒緣不可依信亦為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

譌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按反為兄族然則兄當為所榮反矣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與璠

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于關中不

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顏氏此言泛
論反切古今不同若二徐既注說文宜歸一定而亦互
有異同則非著書之道錢竹汀曰說文九千三百五十
三字形聲相從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聲今人所云
疊韻也或取相近之聲今人所云雙聲也二徐校刊說
文既不審古音之異于今音而于相近之聲全然不曉
故于从某某聲之語往往刊落然小徐猶疑而未盡改
大徐則毅然去之如元从一兀小徐云俗本有聲字人
妄加之也案元兀聲相近元讀若夏瓊或作琰是夏瓊
同音兀亦與琰同音也琰从元或从元軌論語作軌皆
可證元爲兀聲小徐不識古音轉以爲俗人妄加大徐
并不載此語則後世何知元之取兀聲乎昔从日竝聲
案古音竝如旁旁薄爲雙聲皆薄聲亦相近漢中獄秦
室闕銘竝天四海莫不蒙恩竝天卽皆天也小徐以爲
會意字謂聲字傳寫誤多之大徐遂刪去聲字世竟不
知皆有竝音矣拙从月出聲案出有去入兩音拙亦有
魯忽芳尾兩切則拙爲出聲何疑小徐乃云本無聲字
有者誤也而大徐亦遂去之此何說乎昆从日比聲案
比頻聲相近此或作頻昆由比得聲取相近之聲也小
徐不敢實言非聲乃勘爲日日比之之說大徐采其語

世楷堂

字云蓋公害反唐元度九經字樣云崑染入反掃乃胡
反夷音拘直音仍他音拖裴駟史記集解云婢音半又
如牽取達反霏火郭反半音彌執音兆韋音達歐陽詢
藝文類聚載之麴彌箭切虞世南北堂書鈔載之缺烏
郎反杜佑通典載之萬音愚白居易六帖載之此皆說
文本音在二徐時其書諒未遺佚乃棄而不用而易以
孫恂朱翱之音
亦可謂無識矣

新附

徐鉉等校定說文進表云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
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
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攷每部後有新附字者約計
十之二三在徐氏亦明知其非古相承已久不可復改
耳夫子書六經皆古文至唐貞觀作正義變改已多元

宗命衛包改古字以从俗開成石經及後唐長興初爲
刻木皆是物徐所據以附者卽此至時俗要用用徐所
附足矣若執泥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無害于古則
徐氏以後凡阜隸廝養所造皆象形諧聲滔滔者伊于
何底徐錯書在鉉前甚久其時竝無新附而繫傳中有

將新附字雜入正文者恐係妄人所爲詳見後

鶴壽案說文解

字十四篇徐鉉本第一篇凡十四部新附福桃等三十
一字第二篇凡三十部新附鍵權等三十四字第三篇
凡五十三部新附詢讜等十六字第四篇凡四十五部
新附驗貶等二十四字第五篇凡六十三部新附移筠
等十五字第六篇凡二十五部新附梔榭等二十一字
第七篇凡五十六部新附嚙嚙等四十二字第八篇凡
三十七部新附侶依等三十五字第九篇凡四十六部
新附預厲等三十八字第十篇凡四十部新附駛駭等

三十一字第十一篇凡二十一部新附瀆溥等三十一
字第十二篇凡三十六部新附闌閨等三十字第十三
篇凡二十三部新附細緋等三十六字第十四篇凡五
十一部新附鐸銘等十八字通計所附四百有二字

說文各本異同

徐鉉校定說文進表云唐大林中李陽冰篆迹殊絕于
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
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
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愚謂陽冰刊
定者不可復見旣排斥許氏則其亾不足惜鉉此論甚
佳

陽冰之後直至南唐鉉之弟錯始誤說文通釋四十卷

內繫傳三十卷卽將正文十四卷分爲二十八又敘目
二卷外部敘二卷通論三卷祛妄一卷類聚一卷錯綜
一卷疑義一卷系述一卷宋人多誤稱全書總名繫傳

馬端臨沿之繫傳有功許氏微疵辨已見前祛妄詆斥

陽冰尤快亦偶有采取陽冰者

鶴壽案說文東部注云木芒也象形讀若刺衆

从重束棘从竝束亦部注云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

之形夾陝从亦乃李陽冰謂持束作亦出自李丞相是

少監固專攻祭酒者也故大徐曰凡說文作彡李斯小

變其執李陽冰乃云从開口形是爲臆說大徐又曰繇

本蕃廡之廡李斯借爲有無之無後人尚其簡便故皆

从之有無字本从亡李陽冰乃云不當加亡且蕃廡字

从大从世數之積也从林亦蕃多之義若不加亡何以

得爲有無之無大徐所駁良是但于竹部笑字注引李

陽冰說从竹从夭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而不從

許氏作从竹从夭則謬矣至說文無引部當是後來偶

使木部牀字注云安身之几坐也从木从𠂔聲許書將
牀等字皆曰𠂔聲必在𠂔部徐諧曰左傳蓮子馮詐病
掘地下冰而牀焉至于恭坐則席也故从𠂔則牀之
省象人裹身有所倚著至于牆壯戕狀之屬竝當从牀
省聲李陽冰言木右爲片左爲𠂔音牆說文
無𠂔字其書亦異故知其妄小徐此駁非是

馬令南唐書錯傳敘述歷官事迹甚略言其以開寶八
年卒于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不言解說文陸
游南唐書本傳則云字楚金會稽人遷廣陵文詞與兄
鉉齊名常夢錫薦于烈祖未及用烈祖殂元宗立起家
祕書郎殷崇義誣奏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
賢殿直學士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司東都元宗愛其才
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

殿學士改官名改右內史舍人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
選事錯嗜讀書少精小學所讎書尤審諦開寶七年七
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著說文通釋錯卒逾年江
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今說文通釋具存卷首
列銜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若分司官不得謂之守
然則此書乃錯初入官時作其時錯年尚少故陸云少
精小學也南唐自元宗中興元年已去帝號稱國主奉
周正朔入宋奉宋正朔至後主嗣位之十五年宋太祖
開寶八年十二月爲宋所滅陸書錯卒于七年七月則
下至唐亡尚一年半而馬書乃云卒于八年圍城中踰

月唐亡大相抵牾恐陸書爲是自南唐元宗初錯作通
釋下至宋太宗雍熙三年錯兄鉉始復校成定本上進
計相去約四十餘年

錯于通釋之外別撰說文韻補宋史徐鉉傳附弟錯事
云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
曰說文解字韻補鉉序之曰許慎說文方今僅存而學
者殊寡兼筆操觚要資檢閱而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
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錯特善小
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
今此書止欲便于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詁訓以爲別

識云云此序載徐公文集以家藏鈔本勘宋史無異其
後吳巖李燾別作五音韻譜徐鍇韻補已亡而五音韻
譜前明多有刻本世人共信爲燾作攷燾書有前後序
及後跋一段皆載文獻通攷卷第一百八十九序云韻
譜便于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旁要未易見觀此語知
鍇書將說文全書俱依唐韻四聲編之雖便于檢閱但
不歸五百四十部則不知有部首分領若干字之法鉉
序謂聊存訓詁以爲別識則小字夾注亦不全載所云
从某某聲等恐亦多刪去者且部首下凡某之屬皆從
某一句想鍇已盡刪去矣一部之字分入數韻部首字

與部中字混然無別雖逐字注有从某字但說文多有
一字兩从且有三四从者何以知其定从某况有收其
字而注不言所从者更不可知故燾譏其局以四聲偏
旁未易見也燾又云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
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
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
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
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此一段乃燾自述其別誤
五音韻譜體例推原燾意以爲欲救徐書不識偏旁之
弊必須先將五百四十偏旁字依韻編之每部中字則

仍聚一部中不用拆開但部首易檢矣而一部中先後
檢閱亦費目力不如兩利俱存之于一部中仍依四聲
先後算來古今字書從無每部用四聲爲先後者惟類
篇爲然遂用以編次其書始東終甲凡十二卷明刻雖
多大約各本略同許前後序及子冲上表徐鉉進表等
皆移置于前而燾自序及跋皆無每卷首標說文解字
五音韻譜亦不列李燾銜名今隨手取類篇第一卷示
部與說文原本勘對祇類篇在禪字前分韻在禪字後
从說文齋類篇在柴字前分韻在柴字後从說文音不
从其次祉類篇在禪字前分韻在禪字後調類篇在齋

字前作平聲分韻在禱字後作仄聲取後略前本平反
仄从說文彙類篇在祐字前分韻在祭字後取後略前
从說文者禪類篇在祗字下作平聲分韻在祗字後作
仄聲取後略前本平反仄从說文禰類篇在祢字下平
聲分韻在禰字下仄聲禰禁類篇皆在平聲分韻在祐
字下仄聲類篇先福次祝次祿分韻先祿次福次祝祓
類篇在祭字下分韻在祝字下前後顛倒不一者如此
反切有不同者祢類篇章移常支田移古委居僞五音
分韻市支切祢類篇章移常支翹夷三音分韻巨支切
祢類篇然夷切分韻旨移切祠類篇詳茲象齒二音分

韻似茲切禱類篇虛其切分韻許其切柴類篇鉏佳鋤
加二音分韻仕皆切齋類篇莊皆切分韻劍皆切反切
不同且勿論其顛倒處則皆從說文並不以類篇為定
類篇重音則取其後略其前類篇本平聲者反移仄聲
與自序大相矛盾然則此本出燾手乎非出燾手乎不

可知矣鶴壽案字各有形即各有聲然聲必从形出故

欲以韻書之次第分排字書之次第宜其無當矣司馬

溫公類編四十五卷凡五百四十三部蓋本集韻所收

之字而又補其所遺也先生所校說文亦祇有二徐及

李氏本但三本之中差誤脫落不可枚舉如艸部養字

注銑弋誤作跳弋走部巡字注視行誤作延行牙部猗

字注虎牙誤作武牙羽部翰字注文翰作大翰人部催

字注相持作相倚觀部覓字注輜飢作朝飢水部洧字

注磐石作磐石心部怒字注輜飢作朝飢水部洧字注

入沔作入海炎部彝字注積年作積中戈部或字注以
守一作又從一甲部古文注始于下見于上作始于十
見于千此皆差誤也又如玉部琬字注脫瑟亦二字艸
部節字注脫節菲二字亥部古文注脫故字二字衣部
卒字注脫從衣象形四字手部摩字下一本有摩字注
云摩也从手研聲禦堅切酉部醪字下一本有禽字注
云酒味苦也从酉今聲此皆
脫落也其餘如此者甚多

毛康說文跋云李燾依韻重編名五音韻譜案平上去
入爲四聲宮商角徵羽爲五音書中次序皆依四聲而
名曰五音何也愚謂宮在上平聲商在下平聲徵在上
聲羽在去聲角在入聲五音卽四聲也

徐書便檢尋矣而不知部首李燾以部首分韻編次則
又不便檢尋徐鉉校定原本常熟汲古閣主人毛鳳苞

之子康依北宋小字板改大字翻刻者奉爲枕中鴻寶
參之以徐鉉繫傳足矣汲古閣刻本布天下其功之最
大者莫如徐鉉說文至繫傳幾百年來無刻本吾友汪
慎儀

名啓淑新安人兵部職方司郎中

刻之功與毛同

徐鉉有類聚一卷此繫傳之外篇不過紬繹推演啓發

後人心思乃宋末戴侗

字仲達永嘉人淳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

由祕書郎遷軍器少監

誤六書故三十三卷盡更說文規模變爲

編類分作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

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目下總說

云書之目四百七十九其百八十八爲文四十五爲疑

文文母也皆大書其二百四十四爲字字子也皆細書
愚謂案其目實四百七十八非九文百八十九非八字
二百四十四非五此數尚誤何論其他所謂疑文實無
可疑而其分類不知何意其卷首有通釋一卷指摘許
氏之謬是以欲廢許而自造一書此亦妄人也已矣明
吳元滿又別自分類展轉紛更其妄益甚

二徐本異同

二徐同胞兄弟自相師友其本宜無不同然亦有偶異
者不但反切也卽如示部正字小徐在禱字前大徐在
禱字後禱字重文顛字小徐在禍字前大徐在禍字後

部末五字禰禰祧祧祧祧其四大徐皆在新附而禰字則并無之禰字小徐本注秋改也从示爾聲臣錯曰獵者所以爲宗廟之事也左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故从示又祖禰也息淺反愚謂旣載秋改云云然後接臣錯云云則秋改云云似係許慎原文矣而錯曰云云曲說所以从示之理自成一義卻又兼及祖禰一義若大徐入之新附而注云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禰也泥米切此則皆鉉之言許自不收又何有注鉉直主祖禰一義爲本義卻亦旁及古文禰一說就此一字羣疑糾結棼如亂絲今詳攷之犬部獾秋田也从

犬璽聲息淺切無獮字獮既讀爲息淺切似不應从璽
得聲而王部亦無璽字印璽之璽从土爾聲在土部重
文乃作璽注云籀文从玉耳竊以隱五年左傳臧僖伯
說田獵之制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注獮殺也以殺
爲名順秋氣釋文獮息淺反說文作彊此字無論从爾
从璽既皆不得息淺反之音而字則當依說文凡秋畋
定作獮不作獮何則許自言春秋主左氏古文出孔壁
中許通經又精小學舍此不信則無所宗主音之不合
但可闕疑雖德明所見本已作獮在衛包未改前然不
可復疑也爾雅釋天及周禮夏官大司馬職說四時田

獵名皆言秋獮其字皆當从許作獮而其爲田獵之名
定入犬部不入示部甚明審小徐本秋畋云云固斷非
許慎之言臣錯曲說亦不可用此字其解其音皆當从
大徐作親廟泥米切所謂古文禴者亦是因獮字而迷
謬非獮非禴又非獮亦當抹殺之此外禴字注云祝也
從示盧聲側慮反祝卽俗咒字出佛書讀若奏古無此
字古頌禱與詈斥同作祝其音亦似奏耳但若言頌禱
則既有祝矣何用復造禴字若言詈斥則毛詩蕩篇侯
作侯祝傳作祝詛也箋祝詛求其凶咎釋文作側慮反
本或作詛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詛射潁考叔者襄十

七年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案詛字注云訓也
上文詩訓訓訓亦訓詩而詩下引周書詩張爲幻則詛
爲詈斥甚明與俗所謂咒義同音亦通何用復造禴字
代之乎此字經籍中從未見大徐竟刪去極是禴字小
徐注從示從兆他彫反旣無解釋又不言闕況大徐云
遷廟也从示兆聲而小徐乃云從兆種種不合皆非是
祆字注胡神也从示夭聲火干切則二徐同此字不但
經籍不見無所用之收之何爲祆字大徐云福也从示
乍聲臣鉉等曰凡祭必受胙胙卽福也此字後人所加
祖故切小徐注略同而誤以乍聲爲從乍乖謬太多足

見其不可信且反切大徐皆言切小徐皆言反今小徐
于示部忽言反忽言切自亂其例小徐書作在大徐末
校說文之前相去甚久故大徐多采小徐說而小徐全
書中從無臣鉉云云今此祚下臣鉉云云小徐本何亦

有之斷宜從大徐刪禴字餘四字皆入新附鶴壽案禴

作禴藏玉林謂說文犬部云禴秋田也从犬墜聲

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部新附云禴親廟也

从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禴也徐鉉本以禴為說文本字

注云秋收也以示爾聲禴者所以為宗廟之事也故从

示又祖禴也案爾雅釋文云猶息後反說文以禴或作

禴从示王篇犬部禴思淺切秋曰禴穀也亦作禴同

本既以禰為禰因改禰為禰小徐本于大部移入示部
尚未易其訓大徐又改為示部新附字則失之矣大部
祿禰或从示宗廟之田也故从示方合或說文本有祿字而注有
誤亦未可知

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歸假于祖禰天子將出
造乎禰諸侯將出造乎禰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大傳云
上治祖禰尊尊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此恐後
人所改未必孔壁古文作禰疑當作昵漢郊祀志云鼎
宜視宗禰廟漢有禰衡可見漢時有此俗字周禮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禮記祭法
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

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鄭注祧之言超也左傳亦多祧字凡此亦疑後人所改康成守祧注明云故書祧爲濯尚書顧命王乃洮潁水康成讀洮爲濯古無平上去入之分祧洮平聲濯入聲可通用也然洮濯同從水祧則與濯似遠因無此字假借濯字用之可見古實無祧字張參五經文字引呂忱字林言說文漏去祧禍則說文無此二字甚明此二字近理許尚不收何況其餘又大徐部末文六十三重十三今數之皆合小徐文六十五重十三今數之除去禍字等自部首示字至禱字正六十三字五字乃三字之誤重文十三

亦與大徐同大凡書中重文俱無反切今朱翔于繫字
已言北行反而重文祊字又注逋萌反儼若別爲一字
者如此則只有六十四無六十五重文只有十二無十
三若連禰字等則當云文六十九然則禰禮祧祧祧乃
後人將大徐新附四字攬入正文而又擅加禴字其徐
錯原本當與大徐無異也

鶴壽案二徐原本今不得見姑就世俗通行之本按之其

有大徐有而小徐無者如玉部有璜字走部有起字言
部有應字又有詔字註字謚字目部有睨字刀部有剔
字角部有聾字竹部有笑字本部有機字人部有借字
又有伴字頁部有顛字鬼部有魍字山部有峯字心部
有志字糸部有蒸字酉部有醖字此皆小徐本所無今
小徐本有璜借等字者皆張次立所補也大徐所加志
乃古文識字繫則許書注中本有其字固宜增者若璠
與止作璠與應對當爲應對則有不必增者矣其有小

徐有而大徐無者如支部有穀字注云穀也从土東聲頁部有頌字注云頌佳兒从頁斤聲而大徐本無之此其同異之故或有意增減或無心脫誤至于注文亦有同異如木部柳字注大徐作櫟据小徐作搜据之類是也

說文補義

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依分韻本而爲之元進賢包希魯謨每字下載許氏原文畢綴以補義無補義者約居其半永樂十八年刻胡儼爲序孫彥孝後序稱義有未暢則加以發明有戾于理者則正之如母字許氏云象女有姦之者包氏以爲女當从一一則其德不爽故女加一爲母如此之類頗多予所得乃趙宦光所藏宦光

痛加塗抹以爲無當愚謂包氏之學膚淺而杜謨女有
姦故加一以禁止之今經典所用母字皆禁止意豈女
德从一之謂鶴壽案母部注云止之詞也从女一女有
禹誤正義皆引說文云其字从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
形禁止之勿令姦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今案母字
从女一會意許以禁止勿姦解从一之義而陸孔
以女內一畫象姦之形解所以以一謬之又謬矣